

14



90 3751

黄家驷

中国文史出版社

敬爱的习主席

国著名的医学科学家
和教育家。

李铁映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李铁映同志题词

紀念
黃家馬四教授

追 求 學 科 教 育
獻 身 教 育

醫 务 界 楷 模

嚴濟慈題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严济慈同志题词

纪念我国医学科学
的开拓者黄家驷院士

钱正英
一九九零元月

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正英同志题词

高尚的操守，激励今人，教育来者，风范长存。

陈敏章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

卫生部部长陈敏章同志题词

缅怀黄家驷同志的高风亮
节朴实元华为人民的医学
事业作出巨大的贡献

裴丽生一九九一年三月

前中国科协副主席裴丽生同志题词

醫防教研 雖曰天
協校中興 洋后貞
領導多方 多建樹
英才馳驛 惜長眠
紀念医学科学院院長老
校友黃家驷教授

諸福棠敬題

北京儿童医院名誉院长诸福棠教授题词

悼念黃家馳教授

終生熱心医学教育育元數英才

堪稱當代師表

一貫緊抓科學研究結丰富碩果

享譽醫界楷模

晚
蘇鴻熙悼念

一九九〇·五·二八

苏鸿熙教授题词

目 录

✓黄家驷传略	黄文美 黄文昆	(1)
✓诗的回忆	徐春棣	(21—61)
郊外拜年归来(七律)		(21)
返沪写感(七律)		(22)
归途(七律)		(23)
送家驷湖南四清(浣溪沙)		(24)
深秋写感(七绝二首)		(26)
悼念周总理(念奴娇)	家驷、春棣	(27)
盲人吟(满江红)		(28)
三月颂(七律)	家驷、春棣	(29)
赠刘占鳌夫妇(七律、七绝各一首)		(30)
首次浴场观光(七律)		(31)
感怀(七绝九首)		(32)
协和毕业五十周年纪念(七律)		(34)
美国国际外科学会赠送家驷油画遗像写感(七律)		(35)
清明扫墓(七绝二首)		(36)
院庆日回忆黄家驷		(37)
寒食节全家扫墓(七律)		(39)
暮春扫墓(菩萨蛮)		(40)
家驷光荣的一生(七绝)		(41)
黄家驷自传(未完稿)		(62—108)
前言		(62)

我的出生地	(63)
我的祖先	(66)
我的母亲	(70)
我的婚姻	(74)
我们有了家	(82)
我的教育	(89)

✓ 手稿摘抄(部分).....(109—181)

抗美援朝	(109)
安且拉娃《胸部外科学》译者序	(110)
国际肿瘤会议日记选	(112)
农村巡回医疗	(114)
针麻手术及其他 — 文革前日记节录	(118)
怀念敬爱的周总理	(122)
新疆日记	(126)
医学科学院概况和急需解决的问题	(127)
工作手记(1981)	(131)
给邓副主席、胡总书记的信	(133)
北京心胸外科学术讨论会欢迎词	(136)
中国医学教育 — 历史背景、现状及未来的发展	(137)
关于科技人员实行聘任制的提案	(145)
在协和医学院1933级毕业五十周年纪念会上致词	(146)
在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和北京分会联合春节座谈 会上的讲话(节录)	(148)
中华医学会第十九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开幕词(节录)	(149)
医学科学的研究的某些重要进展	(151)
论著目录	(169)

怀念集	(182—236)	李
高瞻远瞩的教育家 胸外科的开拓者	钱信忠(182)	
精神不灭 风范长存 ——缅怀黄家驷教授	兰锡纯(184)	
医务工作者的榜样——悼念黄家驷同志	吴英恺(188)	
协和医大和黄家驷同志——纪念协和医科大学建校		
七十周年	章央芬(189)	
师道垂世——纪念黄家驷教授	石美鑫(191)	
缅怀恩师黄家驷	苏应衡(193)	
怀念敬爱的黄家驷老师	陈夏丰(195)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的开拓者——黄家驷教授	杨子彬(197)	
记我任住院医师时期的二三事	钱中希(199)	
黄院长在抗美援朝的日子里	关曾文(202)	
黄家驷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学习的活动片断	王克勤(204)	
我和黄家驷教授	理查德·斯·罗斯(205)	
纪念黄家驷老友	雷华显(207)	
殷殷赤子情 拳拳报国心		
——纪念黄家驷教授83诞辰	欧阳筱苏(208)	
心香一瓣祭恩人		
——追念挽救我垂危生命的黄家驷大夫	郁津封(211)	
最深切的怀念	王贤才(219)	
深切怀念我尊敬的良师	张巨林(222)	
光辉的楷模 高尚的情操		
——怀念老校长黄家驷	张志庸(226)	
一步一步前进 ——记爷爷教我学英语	黄铭河(230)	
我印象中的四叔	黄文熹(233)	

黄家驷传略

黄文英 黄文昆

黄家驷，字午峰，生于清光绪三十二年丙午五月二十三日，即公元1906年7月14日。原籍江西玉山县，出身于一个封建的书香门第。他的生身祖父黄融恩曾任浙江丽水县知事，并委任嘉兴府知府。父亲黄绳祖自幼过继给另一房一位早夭的叔祖父家为继子，青年时任盐运史，三十五岁时不幸死于大咯血。当时四子家驷年仅五岁，随母亲勤俭度日，家境清寒。母亲谢玉虹是当地有口皆碑的贤妻良母，性格善良宽厚，又有文化修养，对黄家驷性格品性影响极大。黄家驷自幼聪慧好学，四岁起随母亲识字启蒙，六岁入家塾读四书五经，打下坚实的中文根底，八岁已能提笔成章。课余，他手不释卷，无论《三国》、《水浒》、《西厢》、《红楼》，直至《新青年》、《湘江评论》，一一找来阅读。他曾回忆说：“当时求知若渴，无所不读。唯一的例外是《西游》和《封神》，读了几遍都没读完，觉得那都是假的，做不到的。”足见在他幼年的心灵里已萌发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开始执着地探求真理。

13岁那年，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把反帝反封建的新思想吹到偏僻的玉山城，黄家驷和家塾中的四位堂兄决定挣脱家庭的束缚，去上新学堂。最为孝顺的黄家驷，这次也瞒着母亲暗中筹划、准备。端午节那天，兄弟五人借口看赛龙舟，不辞而别，乘船上省城南昌报考中学。年纪最小的家驷出人意外地考入当地最好的省立二中。

第二学期，他和同来求学的四位兄长转学上饶信江中学。经过刻苦自学，他很快填补了私塾教育在数理化方面的空白，跟上了中学正规教育的步伐，近代科学技术的广阔天地展现在他的面前。

这一学年结束的暑假，他以很大的勇气北上天津，报考衷心向往的南开中学，因水灾铁路中断误了考期而进入北京汇文中学选修班，补习英文半年。1921年春，他顺利地考入南开中学初中二年级，与吴大猷、万家宝（曹禺）、许英魁、张志基等同窗攻读。他由于勤奋努力和天资优异，名列前茅。他对数学最有兴趣，起初程度较差，但他多学多练，做完课本上的习题，又去别处找题做，总是学在课程的前头。南开初中不开三角课，他却利用暑假自学了整本三角学。英文对他来说也不再是困难，他不仅读英文小说，一次还将沈从文数千字的小说翻成了英文，引起老师和同学们的惊叹。他还曾在学校的英文演讲比赛中优胜。

如果说他在短短一年半内完成了从私塾到南开的飞跃是少年时代奋斗的结果，那末由南开进入协和的过程却有着戏剧性的一幕。1924年高中一年级的春假，他去北京看望比他年长十岁的大哥。走过青砖绿瓦的协和时，大哥随口问他：“你愿意在这里上学吗？”家驷漫不经心地回答说：“愿意的。”谁知到了夏天大哥真的为他报了名。考期在即，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情仓促应试，凭着扎实的数理化基础和中、英文根底，竟提前两年以同等学力考上了门禁森严的协和医学院。

发榜之后，他兴冲冲地赶回老家向慈母报喜。他执意要把在家辛勤劳碌的母亲接到北京居住。母亲也愿意北上伴随爱子，只是由于祖父的干预未能成行。次年，黄家驷在北京协和医学院读医预科，一封急电传来了母亲病重的消息。当他匆匆赶到玉山，年方50的母亲已死于白喉。他悲痛万分，病倒近一个月。在这一年休学服丧期中，他和他的未婚妻徐春棣——杭州行素女子中学的初三学生——结了婚。此后，母亲名下一份微薄的家产，归大哥掌管经营。黄家驷的学习和生活，靠着家里和祖父有限的供给维持，尤其

在协和这样的“洋学堂”里，显然相当拮据。年青的夫妇求学心切，把经济上的困难看得很淡，他们婚后依然各自住校苦读。黄家驷1926年复学时，协和医预科已经停办，于是转入未名湖畔的燕京大学读医预科二年级。1929年，徐春棣自杭州转学来京，女一中毕业之后考进了免费的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于是在紧张的学习之余得以在周末相会，倒也乐在其中。他们还节衣缩食、典当借债，以供养大哥的长女在北京读书，长达六年。

医预科各门基础科学的教学广博而深湛。物理老师曾把自己在美国考物理学博士的考题共30道抄在黑板上供学生课余思考，一下子难住了大家。但黄家驷却被这些难题所吸引，锲而不舍，苦思不停，两个月后他已正确地解出了27道，老师十分赞赏，并曾力劝他放弃医学，改学物理。

1928年，黄家驷以优异成绩进入协和医本科，凭着她早已养成的勤学苦练的习惯，顺利地通过了最为吃重的基础课学习阶段。有名的吴宪教授讲授生物化学，每堂课照例先举行五分钟的测验，事后将得5分的试卷贴在黑板上，称为“挂牌”，黄家驷的答卷经常在挂牌之列。他对病理学也有过浓厚兴趣。这些严格的基础训练展宽了她前进的道路。后来他在美国留学期间能写出有价值的外科临床方面的病理学论文，不能不追溯到他扎实的医学基础。

1930年，黄家驷获燕京大学理科学士学位。1933年，他毕业于协和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受聘于协和医院任外科住院医生，于是24小时值班，受到严格的临床训练。1935年，他开始就职于国立上海医学院，先后任附属医院住院医生和住院主任，1937年任上海医学院外科助教兼附属医院主治医生，1939年升外科讲师，1940年随上海医学院内迁昆明、重庆，1941年升任副教授。

一心求学的黄家驷，他的前半生伴随着民族的苦难和国家的屈辱。1925年，“五·卅”惨案震惊了全国，家驷和协和的同学们激于义愤，也冲破了协和的禁令，走上街头，投入游行、讲演的行列。日本侵略者的节节进逼，激发了黄家驷强烈的爱国心。他日益意识

到自己作为一名外科医生的社会责任。1932年，日军进逼长城的喜峰口、古北口，黄家驷参加了协和林可胜教授组织的医疗队，奔赴热河前线。1937年，“八·一三”事变发生，第二天，黄家驷即任上海医学院医疗队的副队长，前往无锡筹建伤兵医院。上海沦陷后，上海医学院筹划内迁昆明。当时家驷刚在上海建立了家庭，女儿文美未满周岁，第二个孩子又将降生，但他下决心报效祖国，不当亡国奴，毅然离家随院内迁，儿子文昆即因而得名。与此同时，他怀着科学救国的愿望，报考公费留美。由于得到妻子徐春棣的充分理解和支持，他在工作之余，夜夜苦读于灯下，终于在1940年考取了清华大学唯一的一个庚款留美的医学名额。

1941年，黄家驷乘坐太平洋上战事爆发前最后通航的轮船远渡重洋，来到美国密执安大学。密执安大学医学院的胸腔外科在美国享有盛名，他的导师约翰·亚历山大教授是欧美胸腔外科专门化的创始人，在以胸廓成形术治疗肺结核方面有卓越的贡献。加拿大的诺尔曼·白求恩大夫患病时亦曾慕名前来求治。黄家驷基础扎实，出国前已有八年的外科临床经验，经亚历山大教授的教导和训练，很快掌握了纯熟的胸外科技术。1943年，他通过美国的全国专家考试，取得外科专家称号，同年获得外科硕士学位。他对结核性支气管炎的病理学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取得了出色的学术成就，为美国早期胸外科事业作出了贡献。由于他在美国四年中卓有成效的工作，后来在1951年他被光荣地推选为美国胸外科专家委员会的创始委员，只是因为那时两国外交关系中断，当选通知书和证书被搁置了28年之久，直到1979年黄家驷再次应邀访美时，才正式接受了创始委员证书。

太平洋战争中断了大洋两岸的通信联系，辗转寄到上海的最后一封信上，黄家驷表示回国后决不去沦陷的上海，嘱咐妻子带孩子经老家去重庆。尽管当时有人传出黄家驷已在美国重新成家的谣言，尽管南下的路途九死一生，徐春棣根据自己对家驷的了解，坚信团聚的一天终会到来。她变卖东西凑够路费，带着两个重哮喘病

的孩子，随着逃难的人群长途跋涉。一路上硝烟弥漫、生灵涂炭。她们乘拥挤不堪的火车、轮渡，以至独轮车、小木船，徒步冒险通过日寇封锁线；艰难的旅途21天，到达老家时已是贫病交加。没想到，无情的大哥六亲不认，一毛不拔。春棣带着两个哮喘病大发作的孩子饱受折磨，只在他家住了11天，不得已回到娘家。这时，黄家驷身在大洋彼岸却时时惦念着祖国和亲人。他积极参加密执安大学中国留学生学生的活动，在留学生中间组织两周一次的重建祖国讨论会。他还积极参加为祖国抗战募捐的临时工作小组，协助中国画家们作画义卖募捐，为此，他曾生平第一次主动走进礼拜堂。在美国，他拒绝了参加美军、入美国籍等种种优厚待遇的诱惑，公开表明回国工作的决心。美国军队物质待遇高，而且外国人入伍三个月即可以作为美国公民，这对于加入美国籍备受限制的中国人来说，无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他后来回忆说：“当时有人也劝我参加，因为我有较优越的条件。一般的中国留学生只能当兵，而医生可以当个小军官。我曾经参加美国外科专家考试及格，可以得到较高的位置。那时太平洋战争也快结束了，眼看入伍后可以很快地来到中国，和隔绝四年的妻子儿女见面。这是一个极大的引诱。但是，我不要作美国人，不要到美国军队中去工作，而设法回到中国来服务。”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才两个月，太平洋航线刚刚恢复，只能乘坐极不舒适而又常出事故的美军运输机。黄家驷经过三天三夜颠簸的飞行，迫不及待地由纽约飞回饱受忧患的祖国。在印度换飞机时，他的行李不幸全部丢失，完整无缺地带回来的是一套胸外科手术设备。这是他为在中国建立胸外科向美国医药援华会申请购置的，其中有胸腔镜、气管镜、麻醉机及其它外科手术器械。当他踏上了祖国的土地，内心无比兴奋。他雄心勃勃，要把在国外学到的本领贡献给祖国的医学事业。他到了重庆，满腔热情地向大家做了胸外科进展的学术报告和手术示范，并投入上海医学院由重庆回迁上海的各项工作的。他给在老家的春棣拍去电报，要她速回上海团聚。

祖国大地满目疮痍，他过去工作过的医院，也已被日本人糟蹋得到处马粪堆积。黄家驷回国后任上海医学院外科教授，并先后任外科主任、胸外科主任等职。他不避艰辛在医学院附属的中山医院和红十字会医院创建胸外科。那时，中国的胸腔外科还在萌芽阶段，一般只能做些胸腔外的手术。黄家驷建立胸外科以后，收治晚期肺结核、肺化脓症、食管癌肿、缩窄性心包炎、先天性心血管疾病病人。他利用带回国的手术器械和麻醉剂，细心而大胆地开展控制压力麻醉下的开胸手术。初期，病床数量虽不多，但人员缺少，没有专职助手，他独自承担教学、专科门诊和两所医院40多张床位病人的诊断和治疗，工作十分繁重。他不仅在上医，还到当时的国防医学院、同济大学医学院、上海澄衷医院等多所医院帮助开展胸外科工作，每周定期去检查病人，进行手术，培养胸外科医生。当时人们风趣地说，“别人都只能是传帮带，只有黄家驷是传帮跑。”他总是不问路途远近，有车时坐车，无车就步行，到处上门去帮助各个医院。他的热情感染着大家，大家是那样地欢迎他，乐意听从他的指导，向他求教。他是名医、恩师，也是医生和病人的朋友。他建立了各种类型的肺切除术和食管切除术，较早地在国内开展动脉导管结扎术、心包切除术。他认真而严格地培养青年医师，关心他们在基础理论和操作技术上的成长，他每年都接受来自全国各地的胸外科进修医生，为培养我国胸外科专门人才，建立和扩大胸外科专业队伍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倾注满腔心血，为我国胸心外科事业奠定了基石。

黄家驷甘于清贫，不慕名利。他的两个孩子自幼得了严重的哮喘病，常年发作，医药无效。本来是中学教师的妻子徐春棣，因此而长期不能参加工作，她为了黄家驷的事业和孩子的成长，无私地奉献着自己毕生的精力，历尽艰辛，致使多种慢性病缠身。黄家驷在工作之余也为孩子的疾病分忧分劳。解放前的上海物价飞涨、民不聊生，黄家驷仅以自己一份公务员的菲薄工薪，生活愈来愈艰难。尽管如此，他仍埋头于祖国胸外科的创业，仍恪守不挂牌开业的诺